



一种打开历史的新方式

——评《冷月无声——吴石传奇》

■傅翔

在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引起广泛关注的背景下,沉浸式戏剧《冷月无声——吴石传奇》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叙事视角,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表达方式。该剧建立在观众对吴石传奇人生已有认知的基础上,通过精心选取的场景、独特的回望视角以及沉浸式的观演体验,构建了一部别具匠心的戏剧作品。《冷月无声》不仅是对红色题材艺术表达的一次创新,更是对革命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一次探险。它如同一道静谧而深邃的光,照进了观众的心灵深处。

这部剧作摒弃了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转而以精巧的切片式结构,选取了在福州老家(离开福州赴台之前)、在陈诚家(到台湾之后)、在吴石家(被捕之前)三个主要场景,以及狱中与刑场的收尾场景。这种场景选择体现了编剧与导演对吴石人生关键节点的准确把握。三个主要场景分别代表了吴石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定位:在自家展现其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情感以及最后的坚守与无畏,在陈诚家呈现其身处特殊环境中的政治立场与信念,在福州老家的场景则预示着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以及面对家庭与信仰时艰难而无悔的抉择。

剧中特别设置了吴石儿子吴韶成和何遂之子何康的出场,通过他们的视角回望历史事件。这一叙事设计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局限,使观众得以透过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双眼,重新审视那段尘封多

年的历史。回望视角不仅为叙事增添了情感深度,更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再现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

《冷月无声》最令人惊叹的艺术胆识,在于它敢于在观众已然熟知历史结局的前提下,依然能够构建起紧张的戏剧张力。剧情不再聚焦于“发生了什么”,而是转向“何以如此”的灵魂叩问。当吴石与保密局毛局长的对峙被置于紧凑的三个场景中,戏剧冲突高度集中而饱满。观众看到的不是简单的正邪对立,而是两种价值观的较量。毛局长不再是脸谱化的反派,而是作为吴石的“镜像存在”。这种处理打破了传统红色叙事中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倾向,使戏剧冲突拥有了更为复杂的思维维度。

剧中吴韶成与何康的“回看视角”,构成了一种极具匠心的叙事创新。这一视角不再将吴石仅仅视为历史中的英雄符号,而是通过亲情的棱镜,折射出一个更为立体、丰盈的生命存在。当年轻的演员扮演的吴石在舞台上做出那些命运抉择时,观众同时能看到台下老迈的吴石之子眼中闪烁的泪光——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我们既沉浸在剧情中,又能跳出剧情进行理性思考。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文字,而是一段依然在呼吸的家族记忆、民族记忆。

《冷月无声》最具突破性的创新在于其沉浸式转换场景的演出形式。在演出过程中,观众被引导

进入精心设计的五个历史场景,导演巧妙利用了三坊七巷古厝厅堂、后院、厢房、亭台的结构,通过三次移步换景以及多感官的体验加深对剧情的理解。演员们在观众身边的表演,既保持了专业的艺术水准,又实现了与观众的自然互动。

这种沉浸式体验,是它对传统戏剧形态的一次成功突围。当观众穿过狭长的通道,步入精心复原的历史场景;当演员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慷慨陈词或低语沉思;当吴石就义前那首绝命诗在耳边响起——观与演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这种“零距离”的观演体验,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是一种政治仪式的巧妙转化。观众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成为了历史现场的见证人、情感共鸣的参与者。在那一刻,党课的教化功能与艺术的感染力完美融合,产生了震撼心灵的效果。

该剧对吴石内心世界的刻画,展现了非凡的心理深度。在离开福州前的夜晚,吴石独自立于庭院,对着冷月无声告别的那场戏,堪称全剧的灵魂所在。编剧没有赋予他慷慨激昂的台词,而是通过细腻的独白,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面对生死抉择时的复杂心境——对家人的不舍、对未竟事业的遗憾、对信仰的坚守,种种情感交织成一曲深沉的生命之歌。这种处理方式,打破了英雄人物“高大全”的传统塑造模式,使吴石的形象既崇高伟岸,又充满人性的温度。

《冷月无声》的舞台美学同样值得称道。简约而富有象征意义



吴石传奇剧照
《冷月无声》

的舞台设计,冷峻的灯光语言,凝练而富有张力的台词,共同营造出一种既真实又写意的戏剧空间。特别是“月光”这一核心意象的运用,既呼应了剧名,又成为贯穿全剧的精神符号——它照见了吴石孤独而坚定的身影,照见了历史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暗夜时刻,也照见了后来者追寻的脚步。这种诗化的舞台语言,使整部剧作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再现,升华为对信仰与牺牲这一永恒命题的审美沉思。

作为一部“情景党课”,《冷月无声》成功实现了政治教育与艺术审美的有机统一。剧中情感表达的处理尤为出色,既避免了过度煽情的表现方式,又通过真实可信的情节推进和细腻的人物刻画,自然引发观众的共鸣与感动。它没有采用简单直白的说教,而是通过情感的共鸣、心灵的震撼,让观众在艺术体验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精神洗礼。当剧终时吴石的声音在剧场回荡:“我牺牲生命,不为别的,只为让后代活得有尊严”,许多观众眼含热泪——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动,远比任何强制性的灌输更为深刻、持久。全剧尾声,演员与观众一起向吴石烈士的遗像三鞠躬,齐唱《珊瑚颂》,也格外自然与感人,

观众因此数度落泪。这种克制而深刻的情感表达,使得剧中的感人场景更具艺术感染力,也让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得以真实呈现。这部剧作告诉我们,党性教育可以如此生动,红色文化可以如此时尚,革命记忆可以如此贴近当代人的审美心理。

《冷月无声——吴石传奇》的创作实践,为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案例。它证明,主旋律作品完全可以兼具思想深度、艺术高度与情感温度;它展示,历史记忆完全可以通过创新的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当吴石在冷月下无声远去,他留下的不仅是英雄传奇,更是一种精神火种,在每一个观众心中悄然点燃。

这部剧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让我们记住了一位英雄,更在于它启发我们思考:在和平年代,如何理解那种极致的牺牲精神?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如何传承那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冷月无声》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但它通过精湛的艺术创造,让这些问题在观众心中久久回荡。这或许正是它作为一部“情景党课”最成功的地方——不是告诉你真理是什么,而是引导你走向真理。

《冷月无声——吴石传奇》场场爆满

“沉浸式”演绎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何佳媛

“行进+沉浸” 观众成为“亲历者”

这出戏的筹备工作,早在2024年3月就启动,同年10月完成新创剧目立项,今年正式演出采用了“行进+沉浸”的独特形式。

“当观众走进演出现场,就走进了英雄们曾经真实生活过的空间。”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吴林玲表示,在特殊的场景里,采取“行浸式”演绎的方式,能让观众直观体会到“无声战场”的压抑、紧张与如履薄冰,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英雄抉择的伟大。

演出过程中,观众可以和演员零距离接触,可以随时站起来扮演演员身边的警卫员等角色。场景切换时,观众跟随主角一起奔走,穿梭于宫巷18号的厅堂院落之间。结合灯光、投影、音效等多媒体技术,观众仿佛穿越时光,成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作品注重“在地性”表达,融入

福州方言童谣、茶文化等元素。在吴石将军喝茶的时候,观众甚至可以品尝到同款茉莉花茶,营造强烈的体验感。

编剧、主演均为“95后”

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的背后,有一群“95后”。

编剧王小农刚刚拿下第39届田汉戏剧奖的剧本三等奖。“我们试图还原吴石将军在三个‘前夜’的真实场景。”从构思之初,王小农就遵循着沉浸式的结构设计,以区别于传统线性叙事的网状结构,打破传统镜框舞台的“第四堵墙”,让观众深度参与故事之中。这种结构本身就更为年轻观众所接受。王小农最难忘的是吴石将军对夫人王碧奎的深厚情感与深切亏欠。“吴石将军为了民族大义毅然赴台,虽然出于保护妻儿并未将秘密透露,但最终还是连累了家人。他对家人的爱,是以一种沉默和隐

忍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合剧名《冷月无声》的意象表达。”

“虽然之前有过很多次沉浸式演出的经历,但是在宫巷18号演出,还是不一样了。”饰演吴石的演员许世场说,“当我站在这儿,抬头望着这片天空,我相信吴石将军也曾经抬头望着同一片天空。当他告别家乡福州,我相信大家都会怀念家乡,都会有触动。这就是我们和剧中人物、历史人物的共鸣。”

为了塑造吴石将军,许世场做了许多功课。“我相信王碧奎并非寻常女子,她可能对丈夫的工作早有察觉,却也理解丈夫肩负的责任。当她主动提出同赴台湾,我转身叫了一声‘碧奎’,那一刻我的胸口是紧的。我相信吴石将军的内心同样沉重。对家国的责任、对爱人的亏欠,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这些都在他身上拧成一股力量。”

演员史志航饰演了吴石的副官聂曦。“在我心里,聂曦是一个干

练挺拔的人,工作能力非常出色,在隐蔽的战线上非常警觉,办事滴水不漏。我非常钦佩他。”在查阅大量资料后,他为人物设计了动作细节:“毛人凤逼着王碧奎要去台湾,吴石不同意,言语交锋到了白热化。我的右手悄悄摸向了腰间的手枪,只要吴石一声令下或者情况不对,就可以拔枪。还有行刑之前,毛人凤要吴石签悔过书,签了就可以活,但他拒绝了。我当时看向了他,心想不愧是我的老师,是我追随的人,我们即将一起赴死。”

现阶段演出以团体预约为主,可关注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公众号,咨询电话:87596219/87570816。散客购票可在三坊七巷官方旅游平台上直接购买。



扫码可看
更多文章